

梦想之谷

◎赵瑜

春天的尾巴，忽然想去揪一下，这时候想到了黑山谷。

我喜欢谷。与金大侠有关。有一年重播《神雕侠侣》，办公室同事们温习成人童话，看到绝情谷一节，有个美女悠悠然感叹：好想做一回过儿，和小龙女，和爱人去一个山谷，在谷里生活一辈子……

想来情侣们都喜欢谷，有着幽深的树林，朴拙的木屋，隐秘的溪流，仿佛与世隔绝，有一点小小的神秘。古老的故事里，男耕女织，你歌我和，在木屋前捉蝴蝶，并肩数朝霞，执手看落日，真是浪漫至极。

从黑山谷旅游回来的朋友们，多有恋恋不舍：山谷会让人抛开世事缠扰，逃离繁华，置身清泉与飞鸟的恬静气氛中，能领略人生闲情。在大都市忙碌奔波，人们憧憬着有这样一个心灵港湾：没有闹钟没有打卡没有车流，没有废气没有应酬没有失眠，吃没有喂过饲料的鱼鲜，尝刚从地里掐下来的青菜，喝纯净的溪水，露出最天真的笑容。远山如黛，云雾缭绕，和鸟儿一起嬉水，和螃蟹一样慢吞吞地散步。

黑山谷，能完成这样的梦想。

许久以前，我曾经在黑山谷的南门往谷里探望。是春天，猕猴桃的花开了，甜香满山，从山上看山下的谷，看不清，只觉得葱茏青翠，仿佛有一条河宛若碧玉，温润地镶嵌在谷中，好一片世外桃源。

朋友说，黑山谷景区有着原生态的唯美风景长廊，这里年平均气温约12℃，夏季最高气温约23℃，而黑山谷内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约10万个，优越的自然生态及空气环境，使这里成为最佳的避暑度假胜地。那一刻暗生遥望，心里与它悄悄定约。

有一年，西部地区的散文年会定在黑山谷，和文朋朋友们下得谷去，住在一个叫“响水村”的度假酒店。下了南门索道，慢慢走两个多小时，再坐着观光车，突突地穿梭往复，可以到会场。初次见面的黑山谷，植物肆意，怪石嶙峋，有峡有河，诗情画意，让人觉得幽、险、奇、秀，忍不住做一个深呼吸。晚上，酒店端出土鸡和刚从地里摘下的笋子、菌子，没有城里饭店精致，却无比鲜美，大家吃得很香很馋，看着天边的月亮现场赛诗，蹦出不少叫好的金句。

初次的邂逅令我已经喜欢上黑山谷，后来的春夏也去探访。经常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背上包裹徒步来到谷底，带着童年时去小河边野炊的轻快，在栈道漫步探奇，在花丛里拍照，在瀑布下沐浴清新空气，真是周末的一场快乐的盛会啊。

爱上这座位于大娄山余脉的山谷，虽然7000万年前它就被鬼斧神工的地壳运动造就，但每年春天，它依然像新生的景区生机盎然：山峰被甜甜碎碎的雨丝包裹着，被轻轻柔柔的春风抚摸着，一个个的拔葱而起，有点像巨人突兀地围绕着谷底，鱼跳峡、野猪峡、猴跳峡，单听着，就野趣横生。崖壁上，冬日的萧瑟没了，藤蔓使劲地扩展着地盘，嫩黄的枝芽如触手般，爬呀爬着比赛。鲤鱼河如一条银色飘带，薄雾缠绕，展开一幅神奇的隐世画卷。高山杜鹃开得华丽无比，野生大茶花也是鲜艳夺目，珙桐花也不低调，和着无名的野花们从头顶、脚下，四面八方给游人打招呼，野花朵儿太小簇了，雨水一打便四处散去，但那么多花瓣随风飘落，慢慢地就能在山路上或者浮桥上铺成一条浪漫至极的花径，就什么都不做，闭上眼，就能感受大自然给到的满满情绪价值：南天门吹来了风，狮子槽山顶的晚霞满天，13千米的峡谷中，有叮咚的清泉声、哗哗的瀑布声，草木的簌簌声，游客的欢呼声。和朋友走在山谷之中，仿佛时光穿越，时空变幻，有些奇景让我有在地心旅行的幻觉，仿佛转过一个崖，就能遇到夜郎国的古人。喧嚣的声音听不到了，想不起烦恼的事情，时间和空间凝固在这片绚烂的“黑森林”，只有那传说中的中华黑叶猴惊鸿一瞥，才打破了时间停滞，朋友们的谈笑唤醒了听觉，让我们也无比开心地扑入这片梦境。

突然一句古诗脱口而出：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！梦想中的黑山谷呀，你的春日交响乐宏大动听，令人神往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）

去沙滩的路

◎王洒

崽，起床喽起床喽。再拖，天就亮了。

睡梦中，母亲唤醒我，要我跟她一同背菜去沙滩，卖给河边花厂的人，卖给沙滩街上没地种菜的人。

沙滩在何方，什么模样？我不知道，只晓得遥远，只晓得要从家的西面那条路而去，要走三四个小时。只晓得它在赤水河边，属黔北仁怀一个乡，地势低矮，常年气温高，适合种棉花、纺线，高处的人们，都称这样的地势为花厂。一到夏天，花厂温度骤升，蔬菜难免受旱，有地的人家，也难免要买点蔬菜补充。这种情势，给母亲带来了商机。再则，那时的高山人十有八九都过得紧巴巴的，种出的菜也吃不完。

背上菜，打起手电，我与母亲一前一后，行在去沙滩的路上，行在墨黑色中高高低低的鸡鸣狗吠之中。

翻到一座叫林木槽大山的垭口时，母亲让我停下来，歇歇再往山下赶。我背篓里的菜少，很轻，大抵20来斤。可母亲背得沉，满满一背篓，背篓上还攀了一个蛇皮口袋，装的全是南瓜、黄瓜、辣椒、茄子、苞谷、李子——整个夏天地里、树上长出的品种，母亲都想卖给花厂的人。所以，沉重累得她满头是汗。

崽，走吧，再过一个多小时，天就要亮了。公鸡打鸣，鸟雀夜吟，这距天亮的时间还有多久，母亲掐算得死死的，这是她通常要掌握的农时技艺。

翻过林木槽垭口，就一直下坡。经过路边那些坟头时，我总有些胆怯。好在，母亲在后边给我壮胆，见有岔路时就指挥我朝左走或朝右走。经过苦蒿坝、陈家湾，再到一个叫桥上的地方时，天亮起来了。

不久，沙滩到了。

把菜放在集市上，母亲等起买菜的人。一刻工夫，窄小的街聚拢了人，都是早起买菜的。优雅的街，优雅的人，优雅的口音，与街下哗哗流淌的河水，形成至今难以忘却的画面——那时，我太想做一个让人羡慕的街上人了。

母亲运气好，菜鲜价廉，当然卖得快。其实，那时我期望，母亲能多卖一些时间，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四处打望，馋我不曾吃过的零食。最后还剩一点黄瓜、李子、苞谷时，母亲不卖了，对前来询价的人说，这东西坏了，不能卖，让询价人下次再来。才摘不久的蔬果，怎么会坏得这么快呢？母亲分明是在撒谎。

背上背篓，领起我，母亲左转右拐到了一位老人的家。一进门，母亲就叮嘱，快叫表叔娘，这是你干嫂的妈妈嘞，对我们可有恩了。每年，母亲与父亲沿河走路去习水县土城外外婆家时，总得路过沙滩，总要在哪里歇脚，总要被留下来喝茶吃饭。

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对买菜的人撒谎了——放下背篓，母亲捡起留下来的黄瓜、李子与苞谷，硬要塞给老人。称散场了，剩下的菜没人要了，我给你送来，不要嫌弃啊，不然我又要背回家。你看这路，回去净是爬坡，费力气！好说歹说，主人收下了。我也见到，母亲会心的笑意，似乎在告诉我一个真相，乡下人与街上人，大抵是合得来的，也是亲密相连的。

陪母亲卖那一次菜后，去沙滩的路，大都变成了母亲一个人的路。除了去沙滩，母亲还到河边的合马集镇卖过菜，也同样起早摸黑。我敢说，我去县城读书的路，就有母亲一趟又一趟的卖菜路，这路让我把书本捧得沉甸甸的。但去沙滩的路，去合马集镇的路，在母亲心里，都是充满温情的。沿途不论谁家，你说渴了，找口水喝，保证很亲切，你说累了，想停下来歇歇，也保证很热情，一把椅子或一条板凳，就可歇脚，就可交换起各自获得的消息，就可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。要是遇上饭点，兴许还会被留下来——“多双筷子嘛！出门在外，不要见外。”

据记载，去沙滩的路，当年红军将士也曾走过。“红九军团”一部自赤水河二郎滩过河，经过仁怀境内的马桑坪、合马、罗村、大沙坝抵大坝，另一部由马桑坪、沙滩等地过河后，经苦蒿坝、偏岩子、三合土到大坝，与先期到达的部队会合，然后经小耳沟进发遵义。红军路过，将盐帮起运到豹子滩、长坎、马岩滩等地的十余船盐巴（七万余斤）没收，分给当地百姓……兴许这段历史，给沙滩沿路人、沿河人，留下了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而今，从老家去沙滩，只要20来分钟就到了，再不用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了。尽管有变迁，可去沙滩的路，也就是通往温情的路，没有变。要不然，一个下午，沙滩在外工作的热心人和企业老板，怎么捐得出数十万元的助学基金呢？

后来，我再去河边再去花厂时，感觉暮色中的沙滩，赤水上泛起的波涛，像一条流动的记忆纽带。这里的一切都是美的，包括那欢快的河面，像是一路奔腾的醇香——河两岸人民群众酿造的美酒，就够外人陶醉的了。怪不得，这里的人，硬是将沙滩乡申报成了美酒河镇，想必，他们心中的沙滩，还需要美丽。

其实，沙滩，已经很美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